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十七回 情切切軟語勸新郎 意勤勤交章薦豪傑

話說趙弼夫婦見喜轎出了門，不免心中傷感了一會，接著諸六眷大家也告辭而去。等到客散清楚，趙弼夫婦及兒媳等皆有些倦意，即飭家人眾僕等，前後看了看燈火，就去歇息不提。再說鄭家這日也是賓客迎門，極其熱鬧。鄭老夫婦內外照應，忙得甚是高興。將到初更時，大家正盼望喜轎，忽聽鑼聲敲處，鼓樂迎來，知是喜轎已到，鄭老夫婦即招呼僕從照應各事，一會子喜轎已到門首。從俗例又關了一刻門，即便開門，升炮鳴鑼奏樂，喜轎抬進中堂，有兩位攙親全福太太並伴娘攙扶新人出轎，隨即將喜轎抬了出去。儂相便請新郎出堂，拜過天地，又行了交拜禮，然後牽巾進入洞房。攙新娘的太太給新人挑去紅巾，坐牀撤帳，吃過交杯酒，復又出堂見禮，儂相伴娘分立左右，兩新人並立點氈，先拜謝了兩位媒人，攙親的全福太太，然後才拜父母以及親友，又請了兩位全福的收了拜見禮已畢，伴娘攙扶新娘進了房，新郎就在外面陪待賓客，那些執事人役以及趙家押轎來的家人，自有管家接待，不必細說。

此時廳上，酒席已擺得齊齊整整，鄭垣一一都送了酒。賓客都已入座，一會子上了頭菜，儂相又請新郎到各席上謝頭菜。只見眾賓朋歡呼暢飲。看看席散，鄭垣又邀請賓客賞看新娘，大家無非贊羨不已，又鬧了一回新房，都告辭起身，鄭垣又相送賓客上轎而去。接著裡而的女客也大半告辭，鄭夫人也親自送轎。請親友已散，然後才將公子送入洞房，成其百年好事。這一夜你恩我愛，似蜜如糖，難以盡述。正是：交頭鴛鴦眠正糖，莫教雞唱五更籌。鄭老夫婦見兒媳俱入洞房，即令家人僕婦照應了燈火，去歇息。到了次日趙家就送了盒酒點心過來，卻好新夫婦梳洗已畢，當時就開發錢。又去鄭老夫婦那裡，給父母公婆請了早安。鄭老夫婦見一對佳兒佳媳，心中歡喜自不必說。

接著請親上門，趙家又來接女兒歸寧，並請女婿吃飯。過了一日，鄭洪鈞又各處謝過客，才算糖楚。夫婦之意，自必伉儷情深，但鄭洪鈞卻另有一個念頭，以為自辦喜事以來，碌碌的已鬧了三個多月，那些時文八股許久拋荒，現在親已娶過，事已辦畢，父母也安慰了，自己正好用功，以圖上進。眼見一年以後又是科場，若再不中，不但對不起父母，且要貽老笑話。於是把讀過的那些熟文章檢了出來，朝夕誦讀。早間天明就爬起來，晚間到半夜方睡。趙小姐見丈夫如此用功，是固可敬卻又可惜，他功名心太重，就同著了魔的一般。

這日晚間正是鄭洪鈞讀得高興，在那裡搖頭擺尾，拍桌子畫圈兒，各種呆形煞是可笑。趙小姐在他背後立了一會，見他所讀的皆是腐爛墨套，已經幾十年不行的，因想這樣文章雖再讀十年，還是不會中舉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便低低說道：「郎君且停尊口，妹有一言敢祈容納。」鄭洪鈞回轉頭來，見是自己老婆，也道：「表妹如何不去睡，在這裡站著何為？」趙小姐道：「請問兄所讀之文，是那些名稿？可歷歷為妹一言。」鄭洪鈞道：「賢妹那裡也知此中的妙處麼？愚兄所讀的雖非名稿，卻是歷科中式的佳文，雜選而來以為揣摩簡練，賢妹有何見教，即請明言。」趙小姐道：「妹雖不知個裡精微，竊嘗家父兄論及八股一事，皆以行氣為勝，詞華次之，鄉會闈墨雖不少詞華之作，然其中以氣勝者為多。若竟以爛調蕪詞，為此中的秘術，仍不過講求聲調，徒為圓熟而已，所謂名貴者何在？精湛者何在？且近科以來，風氣大變，皆尚議論，貴清真之作，或各大家名稿，如項水心丁守存諸先哲一派，雖寅谷懷山諸先生的大作皆不過行矣。兄所讀者還係十年前如求是齋登瀛社之類，以之科歲考尚嫌不合時宜，而況鄉試會試！兄誠矢志於此，即望改弦更張，將從前爛熟於中的那些墨套全行拋去，於各大家名稿中，選其清真名貴以及包孕宏通、議論博雅、簡煉而揣摩之，其亦可以獲售矣。兄平日自作之稿，想亦盈筐滿篋，請展其所得意的賜一二篇，為小妹一閱，以觀兄平時筆仗如何？」

鄭洪鈞聽說，始以其不過竊聽，及聞言之斷斷，心下已有些佩服，現又見他要自己的文章看，便肅然起敬道：「兄本愚魯無知識，但是平時劣作，賢妹見了特恐貽笑大方。」趙小姐道：「妝第之私尚且不顧貽笑，而況堂堂正大之事，又何笑為？且兄恐貽笑於小妹，獨不怕貽笑於名流？是又妹所不可解。」鄭洪鈞見說，趕著說：「兄當獻醜。」便去檢了兩三篇來，給趙小姐看。趙小姐細細的揣摩一過，便道：「觀兄之作，功夫是純熟，但是拘謹有餘，曠達不足。且中於墨套惡習，不免嫌其腐爛。以妹愚見，是皆兄拘守過甚，心地不開之故，致將一味迂腐畢露紙上。從今以後勸兄勿過拘執，一面選讀名稿，一面將心地拓開。無事之時不妨各處遊覽，藉開心志，而廣見聞，然後於作文時再將墨套拋去，自不期然而筆勢開展矣，兄以為如何？」鄭洪鈞聽了這一席話，倒頭佩服道：「賢妹之論確切愚兄之病，從茲以往兄當驅除成法，另闢新機便了。」於是鄭洪鈞果然照趙小姐所言，如法泡制，下一科也就中了。此是後話不表。

再說趙弼與鄭垣兩親家，因起用的限期已屆，彼此就商議進京，趙弼又知會了吉慶和，結伴同往。洪一鶚知道他們行期已定，就借趙家地方，辦了一桌盛席，給趙弼父子與吉慶和並帶著鄭垣四個人祖餞。這日鄭垣見了洪一鶚，也是贊美他英傑，將來必成大器，趙弼就於席上望鄭垣說道：「小弟此番進京，擬即為洪賢姪保舉，但小弟一人之力尚恐單薄。親家既然賞識，尚可一邀鼎薦否？」鄭垣道：「洪兄氣宇軒昂，英才勃發，小弟當列名為牘，以達宸聰。」趙弼大喜道：「得老親交章共薦，洪賢姪是一定渥邀聖眷的了。」洪一鶚又謝道：「小姪愚魯不才，謬荷兩位老伯大人提拔，稍有寸進，感德難忘。」

趙鄭兩位又謙遜道：「此為朝廷儲材，老夫等又何德可感。」趙弼又望一鶚道：「這薦舉人才的折子，老夫陸見時就要呈遞，恐到京匆促不及卒辦，不如預先做好，帶了進去，隨時可用，此件可煩老賢姪大筆一揮，以免老夫拉雜。」

洪一鶚道：「老伯之命本不敢辭，但不敢自為毛遂，還求老伯主稿，小姪謹敬照繕。」鄭垣道：「洪兄不必固辭，老夫急要請教大作，還有兩件宮門請安的折子，爽性煩洪兄一起寫作了罷。」洪一鶚仍要推辭，吉慶和道：「洪賢弟不必拘執，既承年伯與鄭老伯諄囑，你就做個毛遂自薦罷，好在此等件折又不難作，只要得體就好。況且老弟正可自抒抱負，以顯奇才，何必推呢！」洪一鶚見推辭不過，只得答應。席終之後，趙老等人在那裡閒談，他便往趙鼎銳書房內草稿起來，一會子呈與趙鄭兩位同看。趙弼與鄭垣看了一遍，卻是先敘奉旨保薦人才，後敘尊旨選舉，以下便將所保的人才幹如何，學問如何，並三代腳色歷歷敘出，真是剪裁得體。又將宮門請安的折子看畢，齊聲贊道：「以這個表章而論，剪裁得體，雖不甚難，卻難在自己說這人才的身分非過於矜誇，即易於不醒，看他這款款說來，妙在不矜才不使氣，而一種英銳之氣，自負之心，卻於字裡行間現出，可敬可佩。」洪一鶚又遜謝了兩句，即便膳寫出來，送與趙鄭兩位，他二人見寫得銀鈞鐵畫，又誇贊了一回，然後各自散去。

過了兩日，趙弼就帶了他大公子鼎銳，並約同鄭垣吉慶和四人，一同航海北上。親友送別，不必細述。這日到京，就覓了寓所，安頓已畢，又將宮門請安的折呈遞進去，當即傳出旨來召見。趙弼鄭垣次日五鼓即換了朝服進去，在朝房內候旨。一會子皇上升殿，但見龍香縹緲，鳳燭輝煌，侍衛各官肅立左右。皇上升了御案，先有王大臣三呼已畢，皇上便傳旨著前任雲南主考、翰林院編修趙弼，前任湖北荊州知府鄭垣。當有值殿官傳宣出來，趙弼鄭垣即趨階上，俯伏金階三呼萬歲。皇上便垂詢了些土俗民情。一一具奏已畢，趙鄭二人這才將洪一鶚的表章恭呈御覽。皇上就在御案上看了一遍，便問道：「據二卿保奏的這洪一鶚，想是卿等素所深知，現在曾否來京，即便奏朕知道。」趙弼奏道：「臣等自奉諭旨，著令隨時選舉人才，仰見聖天子殷殷求賢之意。臣所保之洪一鶚，才識素具，經濟夙優，洵屬少年英傑，更兼武藝出眾，熟諳韜鈴，將來足備將相之選，惟該臣之父雖曾任河南總兵，而該臣轉徙流離，仍屬布衣，臣不敢冒昧帶領見引，伏乞聖鑒祇遵。」皇上聞奏，便道：「據卿所奏，洪一鶚既係已故總兵洪豹之子，因轉徙流離，未邀賞賚，深堪憫惻。著即賞賜世襲雲騎尉，即日來京聽候召見，並著吏部知道。」趙弼鄭垣即代謝了恩。

皇上又道：「朕起用諸臣，二卿獨能踴躍應召，又首先保舉人才，尤屬實心為國，深堪嘉尚。趙弼著加恩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兼禮部侍郎銜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鄭垣著以道員盡先簡放，現在仍留京試用。」趙弼鄭垣又謝了恩，皇上這才退朝，各官亦紛

紛退出。

趙郝兩位回到寓所，吉慶和與趙鼎銳接著就問起保舉洪一鶚的事如何，趙弼將恩賞世襲雲騎尉，即日來京召見的話以及自己補授侍讀學士、鄭垣以道員盡先簡放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，大家俱歡喜無限。吉慶和當即寫信寄南京，催促洪一鶚即日北上。趙弼鄭垣又往各處拜了些同年故舊，然後才往本衙門視事。趙鼎銳吉慶和又呈報了到京日期，就在京聽候分部散館。不多時趙鼎銳分了吏部，吉慶和又用了編修，二人謝恩已畢，俱各往本衙門供職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